

他替認識論提供了一定的體系，把認識分爲四個階段：（一）祇獲得混亂形象的感官，（二）從事差別的悟性，（三）思辨的理性，（四）神和靈魂合一的神秘直觀。他主張認識就是認識主觀和對象的類似，因而結論出人類雖能不斷地接近神，可是却不能抓住神或無限者。這裏，我們看出那由培根明示過的經驗論，復由尼古勞·庫沙納移入於其認識論的基礎構造中，幾乎要把認識是對象向着意識的反映這一模寫說的認識論，體系化了起來。

因此，他又用神學的思辨形式，說着唯物論和辯證法。他所說的神，實際不外於物質的世界全體，不外於物質的統一性。依他看來，在神的中間，一切對立都被統一所溶消，一切的可能性都實現，由此提示了對立物的統一之原理。並且依他看來，神不僅是包括一切，比一切東西都優越的極大者，且表現着存在於一切東西中的極小者。萬物都在神的中間連絡着，世界就是神的展開，可說就是神的身體。各物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反映着宇宙，因而人類也是萬物的一塊鏡子，也是一個小宇宙。人類的完成，祇是其根源的素質之展開。他的哲學，是一種說明世界的發展、展開、對立物的統一的汎神論。不過這一汎神論，已經暗示着近代哲學的方向了。

他的哲學，實是商業資本發達的時代產物，因之他在所著無學者中，說出如次的話，絕不是偶然的。他說：『在那些用秤衡，用眼測後付價的街頭或市場中，智慧的呼聲，比極壯麗的書籍內，

響得更厲害。』這樣，哲學便跳出教會之外了。

二 彭頗納杜（Pomponius 1460—1524）及帖烈西奧（Bernardino Telesio, 1508

—1588）

意大利人彭頗納杜，是帕道亞和波洛利亞的辯論家及哲學教授。哲學和神學的分離，哲學脫離神學的獨立，在他身上表現出明瞭的形式。他說：神學者看來是真理的事情，哲學者却沒有僅據這一理由也來跟着說是真理的必要。他又在他的一本著名的小冊子論靈魂不死中，否定個人的不死。因此，被宗教的裁判命令在威尼斯燒燬了。他一方面固然極力強調自然的原因，提倡靈魂可死說，主張哲學脫離神學的獨立性；可是他方面仍同當時的一些進步學者一樣，承認教會。

帖烈西奧是南意大利人，他在所著從其固有原理上考察的自然一書中，主張無偏見的經驗的研究，是根本工作，不贊成空想的神秘主義。他想定自然的中間，有着和單純受動的『素材』並行的兩個『能動的原理』：一是膨脹原理的『熱』，一是收縮原理的『寒』。前者從太陽發生，後者從地球發生。他認為精神也祇是一個物質，祇是一個具有精微的溫暖的感受性的物質，由風土和營養及生活方法所影響。認識的成立，是由於精神把外部諸物採入自身中所致，所以認識根本不外是觸覺。他並且連教學都認為本質上是感性性質的東西。我們從他的這個自然哲學中，看出唯物論用明

瞭的形態表現着。不消說那仍祇是機械論的感性的唯物論而已。

三 喬大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1548—1600)

|布魯諾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典型的有改革熱情的哲學家。他的哲學雖是汎神論，但却是脫離神學了的東西。他的汎神論及其唯物論的內容，是從該時代自然科學的巨大發展上來的。

|他生於那波里附近的諾那鎮，十五歲時曾加入多米利苦教團 (Dominican Order)，但因着自由思想而被懷疑，遂脫離該團了。他這時學習經院哲學，並學習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且研究科白尼的天文學理論，即地動說。一五七六年以後，他便四處飄流，過着無定住的轉徙生活。始而在北意大利，繼而在日內瓦，再又去屠茲，並在英吉利住了兩年，其後在巴黎及德國的幾個大學中，教授那叫做魯魯斯術 (Lullische Kunst) 的一種思考方法。他的哲學著作，完全成於飄泊中。其後從美因河畔的弗蘭克福經過沮里錫回到意大利，於一五九二年在威尼斯被捕，接着引渡到羅馬，坐了七年牢，終於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在羅馬就火刑而死。

|布魯諾基於科白尼的新學說，拿詩人的想像，建立了一個雄偉的汎神論世界觀。他第一反對敘會說宇宙在時間空間上都有限的宣傳，證明宇宙的無限。依他看來，宇宙是無限的，我們的太陽系，不過是其他無數自己形成而在消滅中的太陽系之一，我們的地球，恰同一個原子一樣。世界、

宇宙，就是那樣變化着，不過同時却有一個永遠的法則，牠一貫地支配着萬有，並調和地調整着萬物。從自然之外和自然之上，去求神，祇有神學者那樣做，真正哲學者，要向自然中去求。這樣，他便把哲學從神學中分離出來了。同時，他基於主張宇宙的無限性，要向自然中去找神，便反對了中世把神和自然對立起來的神學思想。

布魯諾還反對形相和質料的二元論，主張兩者的不可分性和統一性。他認為世界靈魂，作為一切事物的原動力，作為一切運動合目的地動作着的內部原理，內在於給着形相的素材中。萬物都給着形相，形相和素材並不是對立的東西，素材也自發地漸漸展開到高度的形相。神的存在，和母體的自然是同一的，兩者在萬物根基上橫着的『一』這絕對者中一致着。神是『最高原因、原理及惟一者』。

布魯諾又提出一種和伊璧鳩魯的唯物論相似的原子論，那就是所謂『單子論』。他從最小者中，最單純者中，極微者或單子中，發見統一性。在他看來，原子（單子）不僅是分割的最終者，單純極限的東西，且是合成的起點，觀察的出發點，存在的條件。這個極微者的單子，有着某種程度的靈魂，大體上，牠是力學的、物理學的小素材。宇宙中有無數異度的極微者（單子）存在。

他的汎神論和單子論，固然被認做萊布尼茲和斯賓諾查的前導，可是那上面却有很大文藝復興

的規定。他的哲學的整個汎神論體系中所表現着的唯物論及辯證法的內容，是基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然科學的發展階段，他的生命犧牲在上面的反神學思想，實屬於文藝復興的傳統。

四 康柏內拉（Thomas Campanella, 1568—1639）

托瑪斯·康柏內拉，生於南意大利的喀拿布里亞附近。他很早就是專制、詭辯、僞善的反對者，受到教會的莫大壓迫，過了將近三十年的牢獄生活（1599—1626），著作的大部分，是牢裏寫成的。文藝復興的諸規定，在他的著述中，表現出更發展的形式，近代精神已在他的書中充分成熟着。

他首先把哲學和神學，截然地割開。他認為認識的來源有兩個：一是信仰，一是知覺，由前者生神學，由後者生哲學。除『寫出的經典』聖經外，還有『活的經典』自然。他基於帖烈西奧的唯物論，提倡自然的根本研究。

他又把認識的出發點，放在意識上。所謂『我所確實知道的事，就是我在』，這就是他的出發點。他認為人祇有從他的意識出發，才認識別的一切東西，在認識神的存在，認識神的根本性質上，也是如此。看了康柏內拉的這個根本命題，使我們想到笛卡兒，因為他這命題中也出現着近代的自我之自覺。

他又在所著現實哲學一書的附錄太陽都市中，描寫着社會主義的烏託邦，這是有名的事。他所描寫的國家理想，是意志和力，都依據於知識。這個社會主義烏託邦的『太陽都市』，由一個最高統治者（太陽）及三個輔佐人『力』、『知』、『愛』，治理着。婦女、小孩、住宅、飲食，都是共同的，無所謂私有財產。那裏的市民，一天只勞動四小時就夠了。康柏內拉的這一社會主義的烏託邦，究竟表現着什麼呢？一句話說完，那是適應於當時還未成熟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叛亂的一種理論表現。布爾喬亞從其產生之日起，即已帶來了自己的對立面。那些從基爾特的工匠及基爾特外的日傭者發展起來的普羅列塔利亞，在原始蓄積的過程上被逼脫離了生產手段（土地）的農民，他們的獨立運動，是和新興布爾喬亞反封建的運動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時代的開始，一般是從十六世紀以來，可是意大利的某些都市，却已在十四、十五世紀中，表現了資本制生產的端倪。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了普羅列塔利亞。但是，從十五世紀末起，因着世界市場的大變化，因着北意大利的商業霸權被破壞，發展碰到絕壁了，於是出現完全相反的動向，都市的勞動者，一齊被驅往農村去。康柏內拉的『理想社會狀態的空想敘述』（註），就是從這種矛盾中表現出來的。

康柏內拉的思想，百年後對於那波里大學修辭學教授佐凡尼·巴替士打·維可 (Giovanni Battista)

(註)從空想到科學。

ttista Vico, 1688—1744），給了影響。維可是近代歷史哲學及民族心理學的創始者，他把近代歷史哲學思想，用明確的姿態表現着。他的主著各國民的共通性質所關的新科學之原理的根本思想，就在如下的幾點上。他認為根本上，人類自身因其本質的性質並其社會的必要，形成他們的歷史；各國民的發展，依着一種普遍的法則，自然地進行着。維可的歷史哲學中，呈現着科學的歷史觀的萌芽。

五 國家哲學 法律哲學及社會哲學

文藝復興時代，因着都市生活的偉大發展，因着經濟政治的巨大變化，當然產生新的社會哲學、國家哲學、法律哲學，他們誰也極端反映着文藝復興的諸規定。

尼古洛·馬洽維里 (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主張爲了獲得並擴張政治的權力，應該承認反道德的行爲，他爲近代國家生活的欲求所推動，建立了他的政治論、歷史論。他的歷史觀，是澈底的自然主義。在他看來，歷史是從秩序、力進到無爲、無秩序、混亂，再又歸還到力、秩序的一種不斷的循環。他尖銳地對抗中世的國家理念，要求國家和教會完全分離，並且反對基督教的道德，主張政治上祇有惟一的德『實行力』。

英國的大法官托瑪斯·摩耳 (Thomas More, 1480—1535)，是康柏內拉社會思想上的前導

者。他的名著烏託邦，描述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理想國家，但是，這書決不整個地都是單純空想的產物。這書的緒論中，用極寫實的筆調，把英國民衆當時的恐怖命運描寫出來。烏託邦雖是小說式的敘述，牠中間却提出了各種現實的社會問題，如廢除私有財產問題，勞動組織問題，婦女問題，人口過剩問題等。牠主張勞動的權利及六小時勞動制，並反駁了一些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可能性所作的常套的攻擊。在英國，原始蓄積和資本制生產，拿典型的形態表現着，農奴制度，事實上已在十四世紀末消滅（註）。由於這種情形，『理想社會狀態的空想敘述』，便作為適應於未成熟的勞動者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而現了出來。摩耳因為這種思想，被亨利八世處了極刑。

和馬洽維里站在反對立場上的人，有法國波丹（Jean Bodin, 1530—1596）。馬洽維里根本是共和主義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要求王侯的絕對權力，波丹則是生成的君主主義者，要求政治依據神或自然的法則。但是，從波丹認為民族的性質和經濟的狀態，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上看，從他認為歷史的發展中，存有合法則性上看，他也和馬洽維里一樣，是文藝復興的兒子。這一政治論上的文藝復興精神，到了十七世紀，由內得蘭人葛老圖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發展成爲自然法學說。

（註）資本論，第一卷，七五五頁。

第二節 自然科學的勃興和唯物論

十四、十五世紀中，經院哲學開始解體，威廉奧坎（William Occan）的唯名論思想及厄哈特（Eckhart Meister Johannes, 1260—1327）的神秘主義思想出現，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由厄哈特開始的德意志神秘主義思想，其後到了十七世紀，復由革立茲的靴匠雅可布·貝麥（Jacob Böhme 1575—1624）把他完成。貝麥說：神是一切，是天國，是地獄，任何東西如果沒有『反對』的對立物，便不能把自己顯露出來。雖然從他的這種思想中，可以看出辯證法的傾向，可是那全是神秘主義的東西。反之，唯名論的思想，後來發展爲文藝復興的唯物論哲學了。唯物論哲學的復活及其發展，以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然科學的巨大發展爲基礎而表現着。文藝復興的決定的特徵，就是近代自然科學的成立並巨大的發展。唯物論的復活，和這有着緊密的關聯。

近代自然科學，這才配稱爲科學的自然科學，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才出現，其後就不斷加速地進步起來。在中世紀的黑暗後，自然科學突然現出驚人的成長，這是從當時商工業的巨大發展來的。這一成長的結果，對於觀察上和自然研究上，提供了極多事實的材料。力學上、化學上、物理學上的新事實（機織、水車、染色、冶金、眼鏡等），不僅是實驗工具，且使新規的工具有組成的可

能。軍艦的必要，都市的發達，各種土木工事的興起，使得關於自然的科學前進。被商工業的發達促進的地理上諸發見，把前此不容易獲得的關於氣象學、天文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學的無數材料，弄得明明白白了。力學的發展，是直接依存於手工業及工場手工業的發達的。

科白尼的學說，無異於自然科學對宗教的獨立宣言，於是上述自然科學的發達，成爲更急速且更確定的了。

— 黎奧那多・達・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有名的意大利人黎奧那多・達・芬奇，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體現物那樣的人物。他一身而兼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天文學家、洋琴家、解剖家、技師及機械學家（力學家）。在他看來，一切確實性的母，是那能夠經由實驗去獲得的經驗，不過這種經驗，必須和精密的思惟相結合。精密的思惟，祇有在數學和力學中，即是祇有在『數學的科學天國』中，才獲得完全確實性。他的自然科學，是北意大利諸都市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產業發達的產物。

— 科白尼 (Nicolaus Kopernikus 1473—1543)

有名的地動說創始者尼古勞・科白尼，生於德意志，初在克拉科及維也納，繼在意大利的主要大學波羅尼亞、羅馬、巴杜亞，研究天文學、醫學、人文學，歸國後，又在勃雷遜的佛勞恩堡，續

行研究。他雖然曾在僧院度過生活，但絕不是神學者。

他的地動說，已在一五〇六年開始下筆，但因當時天主教會，對於違犯神學權威者，決不寬宥，設立異端審問所來處罰他們，所以他不能公然主張他的新說，出版便因而擋置了。到了他死的那年，才由他的一個熱心學生懇切慇恿他付印，這就是他那革命著作論天體周行。這書曾由紐柏錫的說教者奧希安得作過一篇十分小心的序文。序文中說：『本書是獻給教皇的』；又說：『教會，或者可從我的工作中，引出某種利益來。』並說：『我的研究的成果，拿來供陛下及有學識的數學者們判斷。』

序文雖然這樣說，可是這書的內容，實是革命的。依他的學說：『太陽坐在王位上，指導環繞牠的遊星族。於是我們從這種配列中，看出不是別的方法所能實現的調和關係。為什麼呢？因為人們能從這裏理解木星的順行及逆行運動，何故比土星的大，比火星的小。』這以太陽爲中心的新的世界相、地動說，實際是推翻當時的天主教神學的基礎的。所以，哥德說：『一切發見中，或許沒有比科白尼的學說，給人類精神上的作用更大的了。』（色彩論史第三部）科白尼的這種書，從一六一六年到一七五七年，被教皇列入於指定的禁書中，自是當然的事。

科白尼的這書中的學說，構成新時代的進步自然科學的礎石。在宗教的領域，有過路得的破門

狀的燒燬，自然科學領域中和那相當的，就是科白尼的這個大著。雖說他在這個著作上，決算不得勇敢，可是却替自然科學作了對宗教獨立的宣言。這個獨立宣言，實際上固然經過三十六年的猶豫後，差不多臨終時才發表，但自從發表以來，自然科學就根本由宗教手中解放出來了（註）。

布魯諾的哲學學說，是拿科白尼的學說作基礎，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把科白尼的自然科學繼承起來，加以深化的人，是開勃勒和加里勒伊。

三 開勃勒 (Johan Kepler, 1571—1630)

開勃勒生於雷翁柏錫附近的士瓦本的一個村子中。他和科白尼不同，公然發表他的學說，表白他的確信，因此被兩派的正教所敵視，在同困苦和危害作戰中，展轉受到各地的驅逐。

他想站在科白尼奠定了基礎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軌道上，建立數學的物理學。他認為『人類完全不能認識量以外的任何東西，也不能認識通過量的別種東西』，他從這一立場出發，終於發見了有名的運動法則。至此科白尼的發見，遂開始被數學地證明，但同時，遊星運動的橢圓，却代替從來被作為『最完全形態』的認識看的圓而出現了。科白尼說也和托勒密 (Ptolemy) 說同樣，以為天體運動是圓運動。但是，開勃勒却把牠看做是橢圓運動，並且認為祇有基於橢圓運動，才能數學地說

(註)自然辯證法。

明實際上的遊星運動。他那有名的運動法則說：『遊星畫着一個橢圓，太陽在其焦點上。結合遊星和太陽的直線，在等時間內描着等面積。』

在他手中，『物理的力』才出現，一種含着『力的算術』的新物理學才出現。他以爲世界等於一個計時機械，想由此建立數學的物理學。可是，真正把那作爲一種獨立科學看的數學的物理學，決定地確立起來的，還是加里勒伊。

四 加里勒伊 (Galilei, 1564—1642)

加里勒伊生於畢沙，從一五八九年起，在這裏當教員。嗣後於一五九二年，任巴道亞的數學教授，在那裏過了十八年。在這期中，他表現許多成績，替力學奠基礎，製造望遠鏡觀測天體，發見了太陽的黑點、木星的衛星、遊星的盈虛，等等。所有這些發見，保證了科白尼的學說。不久，他便公開表示自己是這一學說的信奉者。爲了這，他和教會的權威對立起來，終於一六三二年受宗教裁判，結果承認否定這種學說，得免極刑的處分。

加里勒伊想用力學解釋整個自然，在他手中，哲學和科學，特別作爲自然的哲學和自然的科學而出現着。他說：『真正的哲學，替我們說明自然。但是，自然祇有靠那自己把說給我們聽的言詞和象徵，解釋出來的東西，才能理解。這個言詞就是數學，這個象徵就是數的圖形。哲學寫在這個

最偉大的書籍中，這個書籍在我們的眼前打開着。」在他看來，數學是可以代替邏輯學的東西，所以他說：「我們不從邏輯學的書中去學習證明，要從數學中去學習證明。」他想由此把數學的物理學建立起來。可是在他看來，數學是科學上的證明手段，至於構成科學的出發點的則是經驗。他首先用感覺，經驗及觀察，把歸結弄確實，再用『論證的科學上普通所行的』分析方法，探求那足以支持歸結的證明根據。就是說，他想發見物的『真原因』，終於在法則中，作了比開勃勒更確定的發見。總而言之，他結合了演繹和歸納這兩個方法。這一點，表現了他的偉大，但同時却還有着他的不充分。歸納和演繹，綜合和分析，原在相互依存的關係上，相互補充的關係上，數學的諸範疇及論理的諸範疇，實際不外於從經驗得來的認識之結晶。然而加里勒伊却把數學的諸概念、諸範疇，簡直認做先天的理性的諸概念、諸範疇。這就是他的不充分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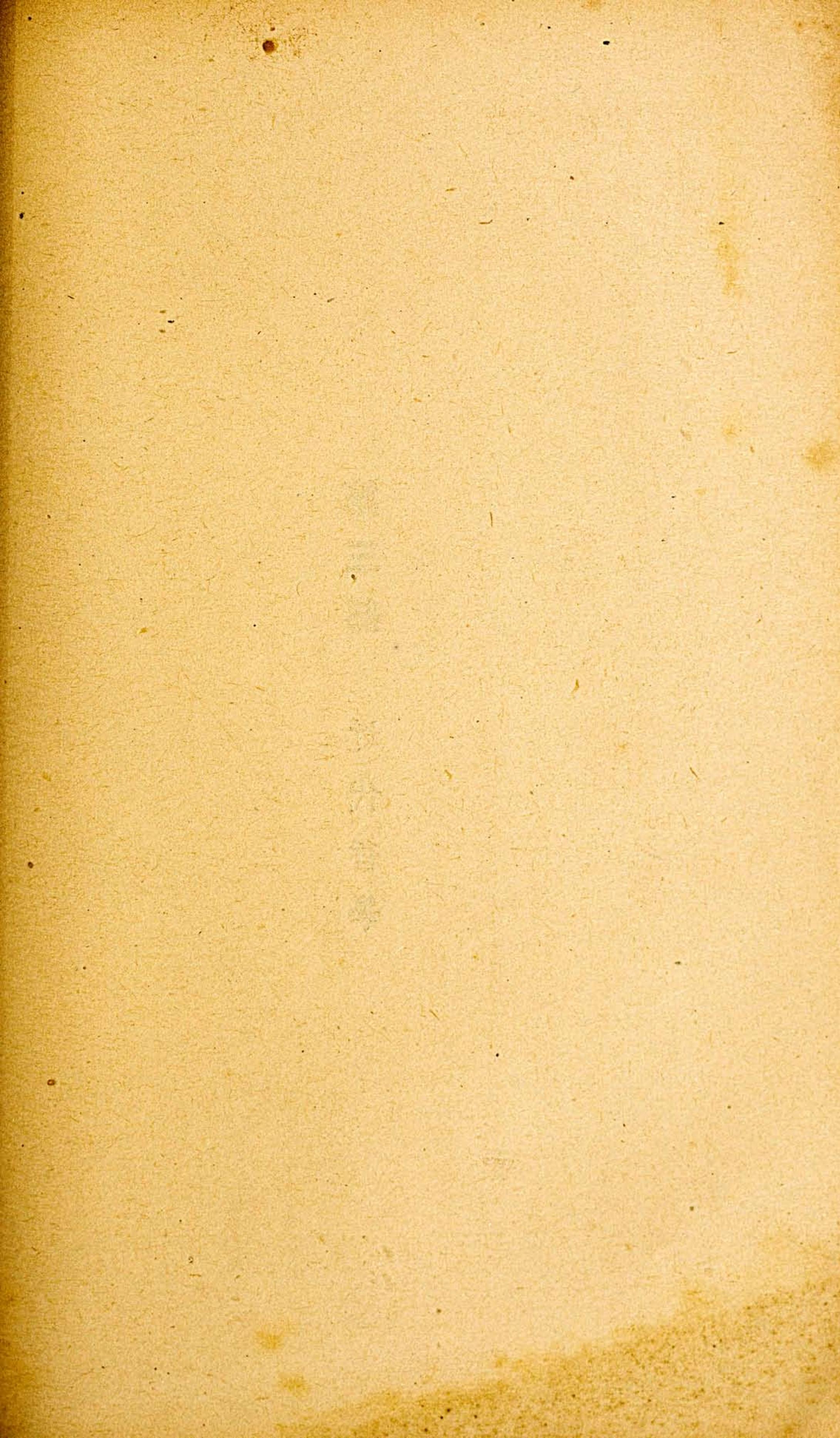
加里勒伊在提出問題及解決問題上，完全把我們引入近代哲學的領域來。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唯物哲學的發展，基於文藝復興時代所開始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巨大發展，和牠親密地攜手前進着。

文藝復興時代的哲學和自然科學，是近代哲學的基礎。加里勒伊在其思想上，在其時代上，都已經是近代的人了。



第三部

近代哲學



第一章 近代哲學的發展

第一節 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

開始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近代自然科學，其後因着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漸成支配的生產關係），急速度地發展起來。尤其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基於機械的大生產的發展，發達得很壯觀。近代自然科學，和古代希臘的自然發生的唯物論不同，牠把自然部分部分地分析，把種種自然現象和自然分成一定的部類，依據各式各樣的解剖學形態，研究有機體的內部。因此，牠使得古代自然發生的唯物論的世界觀，在關於物質各部分的認識上去深化。從這點上說，牠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却也造成了一種習慣：對於自然物和自然現象，不從全體上、大的關聯上去把握，却從個別上、大的關聯外去把握；不從運動上去把握，却從靜止上去把握；不把牠作為本質上變化着的東西，却作為永久不變的存在去把握。於是生出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這裏自有着理論的限制。十七八世紀唯物論的機械論性質，正是基於這種形而上學的方法來

的。

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大體上可拿十八世紀末作境界，把牠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無機界的領域，以牛頓 (Newton, 1642—1727) 為終點。這一期是克服獲得了的材料的時代。這時代，固然在數學、力學（星學、靜力學及動力學）的領域，表現了巨大的成績，可是因為缺乏對有機體的根本構造的知識，即細胞的知識，還不能對有機物作深入的研究。就是說，當這時代，光祇力學及其輔助科學的數學，是唯一發達的科學，至於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還完全處在幼稚階段上。力學、機械學在十七、十八世紀中的發展，基於如下的情形：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發展，同時，當時生產上開始盛行採用機器（註）。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自然觀。牛頓不承認自然的進化、發展，祇承認循環。林內 (Linne, 1707—1778) 對於生物的分類，把人和類人猿作為一族來把握，雖然留下了大功績，可是他仍把動植物的種，當做神所創造，頑固地相信其不變性。

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康德及拉普拉斯 (Laplace) 的星雲說出現，科學地證明了一切天體都是從星雲塊進化而來，復因地質學及古生物學和有機化學的成立，機械論的自然科學遂表現最

初的動搖。可是雖然如此，當時却還沒有打破機械論的自然觀，所以連辯證法主義者黑格爾，在其自然觀上，也脫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見解。其後生物學方面，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於一八五九年發表種的起源，確定了進化論；生理學方面，由史旺（Schwann）及史萊登（Schleiden）於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發見了細胞；物理學方面，由邁爾（Mayer）等於同世紀四十年代，發見了力的永存及轉換法則，復由格羅甫（Gronov）於一八四二年，唱出力學的熱論，遂使機械論的自然觀，達到決定的動搖。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日益加多地提供聚積了的材料，證明自然總是辯證法地活動着的。就是說，自然成了辯證法的證據。接着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遂具體化地進入辯證法的唯物論之自然觀的領域，成立自然的辯證法理解，即『自然辯證法』（恩格斯）。這些，構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第二時期的特徵。

但是，另一方面，這一自然辯證法的成立，却意味着近代自然科學（布爾喬亞的自然科學）本身的矛盾增大理論混亂。所有這些，表現爲布爾喬亞自然科學的危機，結局也就是布爾喬亞社會的矛盾尖銳化的表現。所謂布爾喬亞自然科學的理論混亂，就是一方面自然科學的日益豐富地累積起來的經驗的研究成果，和他方面在其概括中的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方法，逐漸擴大地矛盾着的事情。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後，關於自然的實證研究，顯著地進步起來了。（相對性理

論、量子力學等）。結果，從來狹隘的自然科學的方法露出破綻，自然科學者陷於劇烈的哲學的動搖（方法的不通）。然而布爾喬亞的哲學，不能解決這一矛盾，可說反而激化了這一矛盾，加強了這一矛盾，阻塞了現代自然科學的巨大飛躍發展的道路。這是因為布爾喬亞的哲學，跟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增大，布爾喬亞的保守化，把自己唯心論化，尤其在最近階段上，神秘主義化，非合理主義化了的原故。

現代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的巨大成果，實是自然辯證法的確證，祇有把唯物辯證法意識地適用於自然科學，才能解決布爾喬亞自然科學的矛盾。唯物辯證法對於自然科學之意識的適用，是有着一定的社會、政治的意義的。如果現代自然科學，想停留在布爾喬亞的規定中，那牠就要走上哲學的反動化，徒然墮落、腐敗，逃不出神秘主義、非合理主義的圈子。所以，現代自然科學的唯心論化、非合理主義化，現了出來。如麻克斯·勃蘭克的放棄唯物論，海正堡的「不確定性原理」，德里修的新生氣說——生物學的非合理主義——等等，即是其例。

近代自然科學，從文藝復興以來，便和近代哲學（唯物論的）採取緊密的結合，手攜手地前進着。近代哲學之唯物論的辯證法的發展，係以近代自然科學的巨大發展為基礎，和近代自然科學密切地關聯着。但是，擔負近代哲學的社會要素（布爾喬亞），一在他的敵對社會要素擡頭的前面反

動化，牠的哲學一唯心論化、僧侶主義化，那就自然科學的發展所造成日益增大的偉大諸成果，將不能助益於哲學的發展及其內容的唯物論豐富化，反而發展哲學及自然科學的深刻危機。自然科學的種種積極成果，已經不能做布爾喬亞哲學的基礎，兩者不在作為科學上緊密結合了。這裏，使我們想起古代哲學發展的第三期來（即古代哲學一般地唯心論的墮落，宗教的神秘主義化，哲學和自然科學分離，希臘羅馬的庸俗哲學和亞歷山大時代的自然科學等）。但是，雖然兩者共通着下向期的表徵，同時我們却不能不注目於兩者的不同點。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要素，因為如今已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相對立，誠然不能把哲學及自然科學從泥坑中救出來，提高到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去。可是資本主義社會却和古代社會不同，牠自己的內部，具着牠本身矛盾的揚棄者。古代哲學、古代科學的偉大成就，在中世的黑夜中消失了，可是布爾喬亞哲學及布爾喬亞自然科學的偉大成就，却有着牠的直接承繼者。

因此，現代自然科學研究的巨大成果，替科學的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做了基礎。

第二節 近代哲學的成果及其發展階段

近代哲學站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作為新興布爾喬亞的唯物論哲學來出發，哲學史上的十

七、十八世紀的特徵，就是唯物論的復活。

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的理論，代表着當時西歐布爾喬亞的思想。無疑地，一定時代的支配的哲學，就是該時代支配的社會要素的哲學。當時的布爾喬亞，雖還沒有取得權力，可是牠經過商業資本的確立和支配，已在經濟上達到支配者的地位。就是說，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時時刻刻都在崩潰中。布爾喬亞爲了在封建社會的框子內，獲得自己的發達條件，便作打破封建制的努力（但却是一個一個地打破）。他們在和封建制鬥爭上，造出自己的意識形態，企圖打破舊的封建意識形態的經院哲學和宗教。都市布爾喬亞的這種歷史的活動，已經反映於文藝復興的哲學中。布爾喬亞一天一天在成長，隨着自己的力的增大，反封建的鬥爭，愈益徹底化。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就是布爾喬亞用以和封建制鬥爭的思想武器。布爾喬亞的實踐的鬥爭，愈成爲決定的，牠和封建諸要素的對立愈激化，唯物論對唯心論的鬥爭，就愈益採取尖銳的形態，唯物論就愈加徹底化、完成化。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實是進步的布爾喬亞的哲學。

資本制時代的開始，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事。不過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三分的後一期，還是本來意味的工場手工業時代（註）。工場手工業的最特徵的特質之一，就是『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

的緊密結合』（註一），不過這一緊密結合，實際是小工業、小商品生產、以商業資本爲媒介而隸屬於工場手工業的話。布爾喬亞雖被商業和工場手工業把自己造出來了，但這時候，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爲確固的東西。因爲這時候，工場手工業比較商業及航運，還祇盡着『第二次的作用』（註二）。

從第十七世紀的中葉起，差不多到十八世紀末了的這個長時期，全是商業資本的時代，所以說：『十八世紀是商業的世紀』（註三）。但是商業這東西，絕不是意味資本主義的確立的，商業資本的自身，不能造出價值及剩餘價值。固然商業的擴大和商業資本的發展，『構成促進封建生產樣式移到資本生產樣式的一個主要契機』，可是根本上，可說那是由於『資本生產樣式的內在必然性』。

『因此，這種場合，並不是商業改變工業，反而是工業改變商業。』（註四）

基於這樣的交互規定，從工場手工業到用機械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的推移就顯現，這便是『產業革命』。就是說，工場手工業固然以大市場的存在爲前提，並且日益開拓市場，已從國內市場進

（註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第六章第六節。

（註二）德國意識形態。

（註三）同上。

（註四）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章，三六五頁。

展到世界市場，但很快地牠就不能滿足自己所創的世界市場的需要了，便不能不轉化爲大工業（機械的大生產）。於是大工業征服商業，商業資本（及一切資本）轉化爲工業資本。跟着工業資本的確立，資本主義遂確固起來。布爾喬亞爲了確固資本主義的支配，便進行決定的變革鬥爭（在英國是一六四〇年及一六八八年，在法國是一七八九年）。

當布爾喬亞爲達到支配而如是表現其爲最革命的階段時，布爾喬亞的唯物論，便拿最徹底的形態出現（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法國唯物論，是最徹底化的布爾喬亞唯物論，近代布爾喬亞唯物論，向確立法國唯物論方面動着。牠完全拋棄了宗教的假面具，在布爾喬亞對封建制度作徹底的政治決戰的時代，即法國大革命時代，做了布爾喬亞的急進的前衛。這裏，布爾喬亞的哲學，才完全脫去從來的宗教衣裳，毀掉神學的裝扮，對抗封建宗教的異端鬥爭，徹底化到無神論了。

但是，布爾喬亞一旦經由政治的決戰獲得政治的權力後，忽然變成反動的東西。原來布爾喬亞當其發生之初，即已負來了自己的對立面。就是說，布爾喬亞沒有工錢勞動者這對立面，牠就不會存在。大量造出工錢勞動者，是資本制生產的必然條件，這裏就有着本來的對立。因此，達到了權力的布爾喬亞，在他們的敵對社會羣抬頭前，喪失其進步性，必然變成保守的、反動的東西。同時，他們的哲學，也變成唯心論的，保守的東西。

所以，布爾喬亞當新興大眾在一八四八年，毅然作歷史的第一次抬頭時，就拿這做轉機，走入宗教和唯心論，實是當然的事。現在法國的布爾喬亞，每逢星期五盛吃一頓；德國的布爾喬亞，星期日跑到教會裏，聽冗長的福音主義宣教，儘管熱得汗流，也耐着聽完（註）。他們主張『爲了民衆而不能不維持宗教』，於是他們的哲學，成爲僧侶主義、唯心論了。

大產業的機械愈完成化、生產力愈發展、生產的社會化愈進步，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就愈激化，對立就劇烈起來，新興社會羣對抗布爾喬亞的鬥爭，就更大規模地、更激劇地展開。因此，進步的社會羣，在十九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確立了他們自己的穩固的進步哲學，那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這一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到了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深深地透入許多歐洲國家，尤其德國的新興社會羣中，獲得了確切的政治意義。這時候，正是獨占及金融資本主義的預備期。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尤其在現代，布爾喬亞的哲學，更加唯心論化了，更加非合理主義化了。相反地，辯證法的唯物論，却經過對抗唯心論的鬥爭，更加完成化，更加强固起來（哲學上的列甯階段）。這時代——布爾喬亞哲學以一八四八年爲轉期而一般唯心論化的時代，一切形態的唯心論和唯物論（辯證法的）的激烈對立，照應着社會中的兩個敵對社會要素而存在着，並且在發展中。

（註）參照從空想到科學。

因此，我們把近代哲學的史的發展，大體上拿一八五〇年代（以一八四八年爲中心的時代）作界線，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時期，以十七世紀的唯物論（當然是不完全的東西）爲起，以十九世紀初頭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即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爲終。這時期的偉大科學成就，就是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布爾喬亞唯物論的完成——和德國唯心論（黑格爾）的辯證法。第二時期，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成立和唯心論的反動開端（叔本華）爲始，繼續到現在。這時期，辯證法的唯物論，經過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對立，更加體系化、完成化，反之，唯心論却更加非合理主義化、神秘主義化。這時期的偉大科學成就，就是唯物論的完成、辯證法的完成，即是確立了唯物辯證法。這時期，布爾喬亞哲學已經沒有留下何等積極的科學成果了。儘管在實證的個別科學（自然科學、心理學、歷史研究等）的領域，有些科學的成果，然而可說結果是加強布爾喬亞哲學的危機的。

依照上面的敘述看來，近代哲學發展的第一期，其特徵是：布爾喬亞唯物論反封建唯心論（神學、宗教）的對立、鬥爭，以及布爾喬亞唯物論經過這種對立、鬥爭而達到的完成化、徹底化；第二期的特徵則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及布爾喬亞唯心論的對立、鬥爭，以及辯證法的唯物論經過這種對立、鬥爭而達到的完成化、徹底化。把通過這兩個時期的近代哲學全發展貫串起來的方向，就是

全哲學（全科學）朝着確立、完成唯物論走的方向。布爾喬亞唯物論的完成化，牠有着布爾喬亞的歷史界限，所以作為布爾喬亞唯物論的完結看的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論。這一唯物論的否定，就是德國古典哲學中，取得了完全成熟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唯心論。現在則出現了否定的否定，這就是經過對黑格爾唯心論作唯物論批判而確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但是，這一否定的否定，已不是舊的形而上學唯物論的簡單復活，而是以二千五百年來的哲學及自然科學作基礎的唯物論的完成形態、辯證法的完成形態。於是黑格爾的辯證法，被作了唯物論的批判的改造。

近代哲學發展第一期的十七世紀唯物論，以對抗封建的唯心論、對抗經院的神學的世界觀爲起，其後更體系化、更完成化，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中，達到布爾喬亞的完成。唯物論的這一完成化、體系化的過程，一般上是唯物論對唯心論鬥爭的過程，特殊上是完全的唯物論對不完全的唯物論中的諸唯心論要素作鬥爭的過程。

培根→霍布士→洛克

笛卡兒→斯賓諾查

從不完全唯物論到完全唯物論（十七世紀）。

柏克烈、休謨→法國唯物論。——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反動對立（十八世紀）。

霍布士及洛克 ↓法國唯物論。——由不完全唯物論到完全唯物論。法國唯物論是霍布士及洛克的英國唯物論斯賓諾查和斯賓諾查的唯物論的統一，是兩者經過唯物論對唯心論的諸要素作唯物論的批判而達到的發展、結論、完成（形而上學的）。

柏克烈 ↓康德——唯心論的內容體系化，唯物論的內容勝利，對於巴克烈唯心論的論駁（十八世紀）。

康德 ↓費喜特↓謝林↓黑格爾。——唯心論對唯心論的批判，唯物論的勝利，即唯物論（辯證法）在唯心論框子內的發展。

法國唯物論 ↓**黑格爾**（德國古典哲學）。——對抗機械唯物論的辯證法唯物論（十八世紀↓十九世紀）。

黑格爾——顛倒了的唯物論（辯證法）。

黑格爾 ↓**費爾巴哈** ↓**馬克思**——黑格爾辯證法被唯物論地轉順，唯物辯證法的確立（十九世紀）。

費爾巴哈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中間一環，但他自身却沒有能夠跳出十七、十八世紀的布爾喬亞唯物論（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從黑格爾經費爾巴哈到馬克思的發展，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確立的過程，同時也是唯物論（辯證法）經過對唯心論的徹底鬥爭而達到最後完成形態的過程。這一過程中，表現過兩種鬥爭：一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和黑格爾的唯心論體系鬥爭，二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費爾巴哈的不完全唯物論（即上半身是唯心論）、形而上學唯物論（即包含一些唯心論的要素）

的徹底鬥爭。

於是我們進入近代哲學發展的第二期了。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經過對唯心論的辯證法的批判、對形而上學唯物論的批判而確立的，牠在這一時期中，復經過對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庸俗唯物論、對新康德主義、對馬哈主義等唯心論反動的鬥爭，更加完成化，更加體系化，進而確立『作為認識論的辯證法』（列甯階段）。相反地，那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對立着的布爾喬亞哲學，隨着社會的矛盾激化，理論上日益開倒車，喪失科學性起來。這一方面唯物論在發展，他方面唯心論在泥坑中（神秘主義、非合理主義、詭辯論）的對立，實是現代社會的反映。

布爾喬亞哲學下向期中的各流派，依歷史的順序，大體可分類如次：

- (一) 叔木華，哈特曼 (Hartmann, E. V.) 尼采 (Nietzsche, F. W.) 等的非合理主義。
- (二) 畢喜內 (Büchner, L.) 佛格特 (Vogt, K.) 莫雷斯基 (Moleschott, J.) 等的庸俗唯物論。
- (三) 法國及英國的實證主義和其他。
- (四) 新康德主義。
- (五) 馬哈主義。
- (六) 新黑格爾主義和現代諸哲學——柏格森 (Bergson) 的直觀主義，英美的實用主義 (Dynamism) 富塞